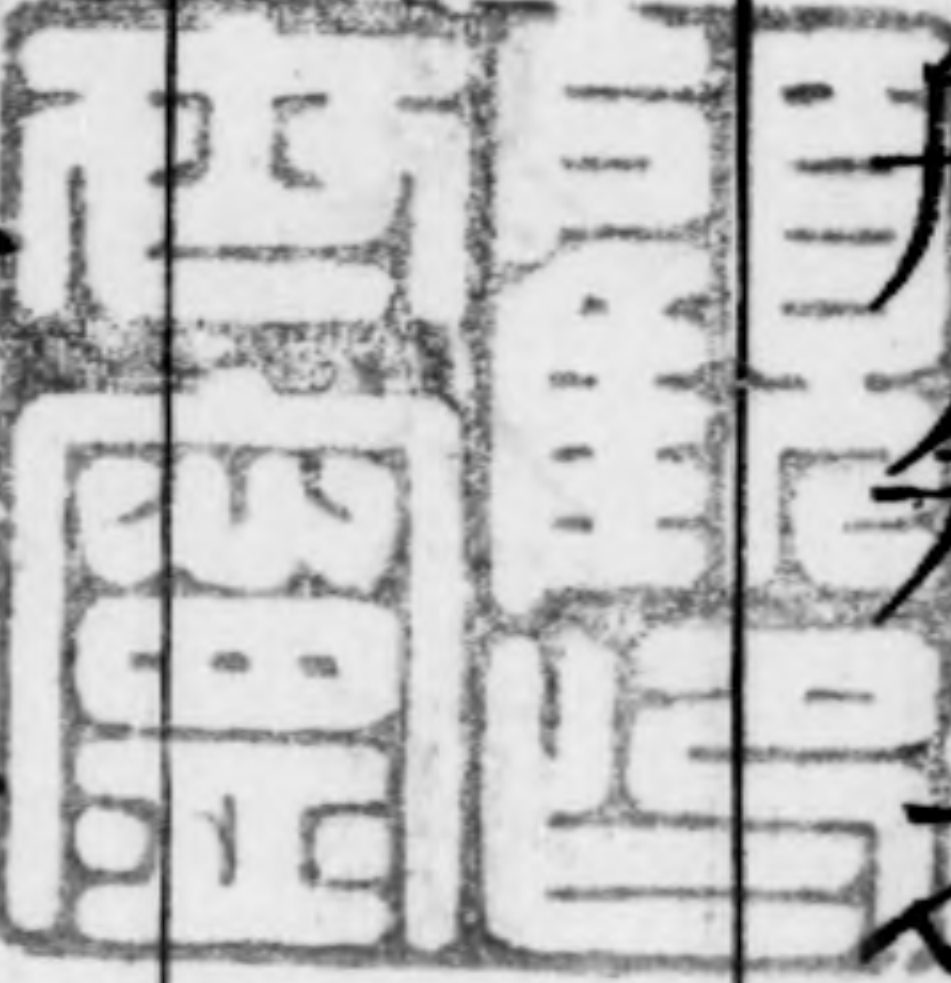




真珠船卷之十一

下論二



湘楚黃焜叔黠



正名考

禮記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

下之。至于禰。名曰重。

董子繁露名者。聖人之所以冥物也。

韓詩外傳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

矣。曰。今以往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

矣。

魯衛考

衛國姬姓伯爵。成王誅武庚後，盡有三監之地。

左傳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邨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

也皆文王子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

按魯桓公以弟而篡兄。衛出公以子而拒父。魯季

氏逐君而專魯。衛林父逆君而入衛。其政相似。卒

之哀公孫于邾而歿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歿於越。

公子荆

公子荆一名公南楚。衛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適衛見公子荆而悅

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靈公十三年齊豹殺公

孟縶靈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

中公南楚之背公遂出郭。詳見琴張

吊宗魯

周官大司馬辨九野之土

辨九野之土

或曰宋襄合諸侯而不能致魯晉文召天子而不能服衛禮義之遺二國俱猶未泯焉

僕考

禮書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直賤者之事，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

葉公問政考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

遠。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節用。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多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亂離斯瘼，奚其適。

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
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
奢侈以爲亂者也。政其同乎哉。

莒父考

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定公十四年，城莒父，
卽子夏所宰之邑。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

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

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

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

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南人考
南人設掌
卜之人
禮記子曰
南人有言
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
爲卜筮龜
筮猶不能
知也而况
于人乎詩
曰我龜既
厭不我告
獸 巫醫
文與 筮
相近似合
不占之旨

陰居陽位虛而為盈者也

九二悔凶象曰九二悔凶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

也九四田無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六五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

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

上大无功也

雷風震撼天地于此貞大定人事震驚君子于此

貞大恒

占考

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

以眡吉凶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圻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簪有故故者命簪之辭

以簪占兆之頌以卦占簪之故然後兩眡其從違而

斷其吉凶也體兆之象也眡其吉凶色兆之氣也眡

其善惡墨兆之廣也眡其小大圻兆之豐也眡其微

明尊者眡體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焉

繫辭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後世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得其義而不知其數。數既亾。則義孤行。于是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

南宮适即南容

羿考

一曰羿乃善射之號堯之臣亦有羿

夷羿有窮氏窮國之侯也。偃姓左臂脩而善射。五歲得法于山中。傳楚弧父之道。迨事夏王。夏太康恣淫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羿因民弗忍。兵於河以距之。乃立仲康。仲康即位。于時羲和沈湎於酒。遐棄厥司。俶擾天紀。王命胤侯征之。收羿兵權。終仲康世不得逞。仲康崩。子相立時。權歸后羿。羿逐相而自立。相被逐。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羿因夏氏代夏姓。自鉏遷于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于是不脩

寡考 寡一名澆 羿臣寒浞 之子也初 羿為家眾 所殺浞因 羿室生寡 力能陸地 行舟浞使 寡滅斟灌 及斟鄩氏 處澆于過 夏后之臣 靡自有鬲 氏以滅浞 而立少康

民事淫于原獸武羅伯國熊髡龐圍皆賢臣也乃棄
之信任伯明氏之讒子弟寒浞浞行嬖于內施賂于
外娛羿于畋遂殺羿自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澆長
浞使澆滅斟灌斟鄩氏殺帝相相之子少康既長為
仍牧正澆使臣椒求之奔有虞為之陶正虞君思妻
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
兆其謀而收夏眾于是少康使其臣女艾諜澆使其
子季杼誘豷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
兵滅浞滅澆于過滅豷于戈而立少康有窮遂亾

稷考

周后稷名棄堯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舜封之于邰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字曰度辰

詩大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

者實維有邰之 女曰姜嫄焉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生民

何如蓋姜嫄竭精意以享祀郊禩 履帝武敏歆攸介

攸止載震載夙由是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跡

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 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乃載生載育實維后稷焉所謂厥初 誕彌厥月

一日履敏 謂從高辛 氏行也巨 人跡近誕

先生如達

自其降生之異言之維姜嫄終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留難也

不副無害

既無拆副之虞以赫厥靈是蓋天

以顯其靈異也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

即此觀之則向者禋祀之祭上帝豈不無怨無

恫而寧我乎豈不以格以享而康我乎

居然生子

道徒然生是子也其

降生之異如此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夫無人道而生子或以為不祥

而弃之矣于是始寘之隘巷而牛羊反腓而愛之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是固異矣猶以為出于偶也既而寘之平林適有伐木之人乃姑從而收之

誕寘之寒水

鳥覆翼之

是又異矣猶以為逢其適也既而寘之寒水以為無復有生之理矣孰知鳥也以一

翼覆之一翼藉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訥厥聲載路

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雖閱歷變故而其聲實長

大異乎蓋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弃者于是

誕實

匍匐克岐克嶷

夫其生既本于天則其事自異于人方其匍匐之時即有岐嶷峻茂之狀

其稟賦固不凡矣

以就口食執之荏菽荏菽旆旆

及其稍長能就口食

也遂有種植之志其于荏菽禾役麻麥瓜瓞

禾役

悉取而樹藝之荏菽則旆旆然枝葉之揚起

麻麥幪幪

然其茂密

瓜瓞嗶嗶

瓜瓞則嗶嗶然其多實是雖孩提戲玩

誕后稷之

穡有相之道

夫后稷方其幼也既有志于種植及其長也遂有功于稼穡誕后稷之穡順天

時因地利而盡乎有相之道焉

芾厥豐草種之黃茂

豐草害苗者也則芾而除之黃

享之矣。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而致然哉。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蓋自后稷肇祀以來，嘉種誕及，蒸民乃粒，則不負上帝養民之托，而庶無罪悔，以至于今日矣。今日居歆之速，豈直芳臭之時云乎哉。吁！周禮尊稷以配天真，可謂能享帝享親者矣。

禹稷躬稼考

論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三過門不入，是不然。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士，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

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証也。山海經廣都之野，有后稷之迹，是稷偕行之証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証。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豈如后世避侵官離局之嫌乎。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此盟必詩

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子產

為世所高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天又為子產驅除伯

又應知政自取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

滅亾息之乃猶可以矣。定不然將亾矣。

世叔考

世叔游吉一日子大

左鄭簡公二十二年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

聘而使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驛傳車也問鄭

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楚君之命將以弭

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

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

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

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小國大夫何得必使

而君棄而封宇。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公孫舍之曰：楚君將死矣，不脩其

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楚不幾十

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命矣。我乃得休息其民言楚不能復為害

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襄公二十八年

晉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

石往。伯石即公孫段子大叔見衛太叔文子大叔儀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訊其太甚子太叔曰：若之何哉？將如晉何

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屏。周宗姬姓也，斬而復生日肆肆

餘也，夏肆謂杞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

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姓同姓就異，姓是乖離之德

詩曰：協彼其鄰，婚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婚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誰近之？襄公二十九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即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

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請使女擇焉，女自房

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
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勿賤

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其罪放之于吳將行

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

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彼謂子南被逐乃國之政令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

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昭公元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已甚子大叔曰

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吉凶之事

不煩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

其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

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命事則總朝聘盟會而言之

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如守適惟懼

獲戾豈敢憚煩今寵妾少姜之喪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嫡夫人惟恐得罪于晉

豈敢謂勞也少姜有寵而歿齊必繼室齊必復薦女今茲吾又

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我幸而得

聞此禮數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也火中寒暑

必退。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極則必退。

禮之必然。喻晉強之極。空漸衰弱。晉將失諸矣。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

復煩。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張趯雖有智識。然不知為尊者諱。其智識尚在君子之後。昭公三年。子大

叔相鄭伯如晉。賀虎所。音斯。虎所。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

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窮土木興怨。詢是子太

叔曰。若何弔也。宮成何。其非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

晉非獨鄭。昭公八年。鄭簡公卒。將為塋除。除塋。及游氏之廟。

將毀焉。子大夫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大叔使除

既不廢命。又不毀廟。以立而無用。毀其廟。日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

善處。大叔可謂。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除徒如大子

產乃使辟之。遷道以避之。昭公十二年。子產卒。子大叔為政。鄭

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士鞅。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言我有鄭國之事。不能憂恤。何敢及

于王。抑人亦言曰。葵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為將

及焉。葵寡婦也。織者常若緯。少寡婦所安。憂今不憂。緯少而憂。周滅。恐禍及已。今王室蠢

蠢焉。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

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罄矣。唯壘之恥。王室之不

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昭公二十四年十二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王

父。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

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婚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宐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歿生。生好物也。歿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安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晉頃公卒，鄭游吉吊，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吊，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

此見討論
之一班

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寔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諸侯盟于召陵，子大叔還，未至而卒。晉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與我九言，曰：無始亂。

無怙富。無怙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子羽考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

左傳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於墓。楚

邾敖

康王子

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康王弟

子羽曰：是謂不

宐。必伐之。昌。

令尹必伐君昌盛

松栢之下，其草不植。未幾，圍

果弑邾而立。

見襄公二十九年

衛侯

襄公

如楚，過鄭，北宮文子

入聘。

北宮佗也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

而出。文子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

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襄公三十一年

楚公子

公子圍或陰欲圖鄭而以婚禮借口又難拒也子羽之辭婉中有空可謂工絕

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

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眾逆以兵入也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

請墀聽命欲于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

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犂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

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氏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

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使寡大夫不得

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將不

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辱命而黜退其蔑以復復命矣唯大夫圖

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是其罪將恃大

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

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

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以鄭婚楚為懲且莫不恨楚而思距違楚命楚之命令將壅塞不行所懼在此

也不然敝邑館人之乏屬也館人守舍之人其敢愛豐氏之

祀豈敢愛豐氏遠祖之廟不使楚行婚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

入許之逆而出遂會于虢鄭地尋宋之盟也昭公元年楚

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尋宋之盟也

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

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

二子語子羽以持字

君行有二執戈者在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

品之大妙王宮而居之，雖有執戈居前，亦無所怪。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公子圍此役嘗以辭令假借君服于楚君也。蓋伯州聞

諸大夫譏之，故言子羽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

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

憂此無為憂。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

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公十二年。言棄疾有齊國子

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犁亦尋為舅

所殺，故言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

可愍也。成則樂，故圍州犁皆無憂而致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

惡齊也。先知為備，無所損害。朱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

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

不敬，小人亦危殆，故退舍。既會而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

不敢訊議，公子圍絞而婉。絞切也。訊其似君。反謂之美，故曰婉。朱左師簡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共。

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

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國弱云代二子愍，故為代人憂。子招樂憂

觀其聽言，審酌利害，故有脩飾之能，出辭不苟。

生持之言無所取也。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

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

陳公子昭云不憂何成
齊子雖憂弗害
衛齊惡云雖
憂何害是以

二子樂矣是以憂為樂
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

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

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物類也
察言以

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太子國
弱齊惡當身各有罪昭公元年

子產考
辭命集

左傳鄭簡公元年鄭子國子耳侵蔡
蔡黨于楚二子侵
蔡以求媚于晉也

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

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

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勿得寧矣子國怒

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

矣
襄八年
晉人徵朝于鄭
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
少正鄭
卿官也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
簡公于是即

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

是年冬楚
果伐鄭鄭
盟于楚明
年晉伐鄭

調法祖子
家告趙宣
子而加諛
又用呂相
絕秦法詞
令隻絕干
古

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

于楚。因朝晉不見禮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於敝

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雖欲從晉而懼為大過曰晉其

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于楚。言晉其將責鄭不共順于有禮

之國是以不敢携離而有二心于楚也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

寡君以觀釁于楚。言欲往視楚知其去否晉于是乎有蕭魚之

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而同姓而

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

宗器。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

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蓋飾詞也其實

于晉人執之。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

君以朝于君。見於甞耐。甞新飲酒為甞耐鄭伯見晉君甞耐之時與執燔

焉。燔祭肉也與執燔肉以助祭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其明年朝

于晉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

罷病。不虞薦至。薦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

為口實。以一不朝為罪名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讐。謂見

政令無常
則過在晉
矣茲其為
有辭乎

當時之人
猶幸畏名

剝削傲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剝削傳言子產有辭所
以免大國之討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

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
寓寄也。日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

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貳離也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
賴恃用之。執政驕侈。必致晉國之離二。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二。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
言何必沈滅于貨賄。將焉用賄。

夫令名德之輿也。
德須令名以達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

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言子實生我。養于我。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
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

輕幣。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至于

城麋。鄭皇頡戍之。
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

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與穿封戍爭所獲之囚。

象有句緊
接而陡住
更無容着
一語

語辭絕風
屬境趣復
古甚

正於伯州犁。正曲也伯州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乃立皇

而問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

細人易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穿封戌皆非

伯州犁乃高舉其手作勢指王子圍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復下垂其手作

示皇頡言乃楚方城外之縣尹也。觀伯州犁聽訟之

間其手勢心口言語輕重皆道囚意使曲證王子圍

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廛父與皇

頡戍城麋。印廛父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

印氏以請之。鄭人使印氏出貨子大叔為令，正主作

以為請。以貨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

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

利故謂若曰：邦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其可。歸功于秦則弗從，遂行。秦人不子

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

以刑政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

婉辭為波
收妙

快有膽氣

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里門日開。衙門謂之閤。

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

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

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

來會時事。隨時來。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

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

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

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

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

庫廡。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

填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

有代。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各瞻視以供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各陳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

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寧有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錡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

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

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

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做邑之憂也。言鄭

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

羸諸侯。羸受也。所以受諸侯之館。誠如徒隸所居。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厚其晏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知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

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

如聘禮。而以勞辭。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

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于衛侯

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

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

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語奇

謀于寬開之野則得其所謀謀于喧囂之邑則不得其所謀此其才性之故 鄭國將有諸

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

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諸侯盟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卑故所貢多

而貴重者甸服也甸服為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

公侯之貢懼弗及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

于是有優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無月不至貢之無藝法制小國有

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亾可

待也存亾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

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

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偷

苟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鄭火作

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

無乃討乎晉人來而辭之恐其罪鄭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

危况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國雖小而不可犯者以其能脩

守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

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龜卜著筮並走羣望，不愛犧牲與其玉帛。鄭之

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勁忿貌。授兵登陴，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

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間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

不亾，猶可說也。猶可解說。不幸而亾，君雖憂之，亦無

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爲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

晉矣，其敢有貳心。傳言子產有備。

子游偃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弱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

子產憎其爲人也。憎子。且以爲不順。舍子立

弗許，亦弗止。許之爲違禮止之。駟氏聳，聳懼也。他日

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問駟氏何

故舍子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

與。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獲天福。寡

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

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

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寶剝亂，是吾何知焉。言天自欲亂駟氏非

子產善用
觀望亦巧
宦之術

自負所長
當事不讓

族於謀具
倒字法與
室於怒市
於色同

危語動人知

國所 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

天之所亂。凡民有兵戈之亂，他人猶畏憚不敢輒過。其門况天意之所欲，剝亂敢過而知之乎。

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鄭

諸臣又誰敢與知其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

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

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晉韓宣子起名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

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

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

助之，以與其凶德，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

取憎于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

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

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若今日有

求而供之，后日有求而不與，則得罪益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

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惟命是聽，則鄭且為晉邊鄙之邑，不復成國。若

子產見高
于二子且
辭能達意

六層意若
肆口而出
然構法却
緊切嚴密
辭令妙品

對語優洽
以兩盟誓
為據義確
而嚴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
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
玉買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言以細事徼大罪。韓子買諸賈人。既

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

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

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

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用次相從耦耕。以艾

殺此地。以除治此。地之荒穢。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勾奪。爾有

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

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皆

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

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徼二罪。敢辭之。昭十六年

宜子能改
過矣

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

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
闕伯于商丘。主辰。主祀大火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

沈於大夏。主參。主祀水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

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

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

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

子曰昧。為玄冥師。水官之長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

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

蓐黃。四國名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

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

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

雨之不時。於是乎禱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

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露羸也茲心

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

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君子是以惡之。違此二者。壹四時取同姓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子西考

楚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

左傳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名囊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

壬即昭王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建所聘而平王奪

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法，王順國治，立

而順為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廢嫡

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王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秦也

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適。廢太子不祥

也。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益不從也。楚國何為必

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

也公子掩餘出犇徐公子燭庸犇鍾吾掩餘燭庸皆王僚母弟鍾

吾小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

二公子於是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

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楚地莠尹然左司

馬沈尹戍城之使二尹城養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

之胡田故胡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

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

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仇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闔廬之仇也吳周之胄裔也太伯為周之族胄遠

裔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太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

以為虐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

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不知天意將使之為暴虐乎使闔廬用兵以自剪削喪滅

吳國而以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或者其我盍姑

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待善惡之歸將焉

用自播揚焉安用自勞動以害吳王弗聽吳子怒楚昭王不聽其言吳王果

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吳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

子失國犇楚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

召白公事 見葉公考

申包胥如
秦乞師救
楚即此時
保路以王
由此入恐
路為吳所
斷

伐楚戰於栢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

入於雲中雲夢澤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

背受之中肩王奔鄭由于徐蘇醒而從王遂奔隨子

西收聚散卒敗吳師于軍祥楚地會秦救亦至吳師再

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出定公四年王之奔隨

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之車服以保安道路

間人國于脾洩楚邑也權立國于脾洩之地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及聞昭帝所隨乃從王于齊王使由于城麋于麋築城復命城完而子

西問高厚焉弗知由于不知其數子西曰不能如辭何如辭弗行

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築城尚不知其數當復與知何事對曰固辭

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

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

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昭王既反國以

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昭王兄公子結也王謂子西曰方

余奔隨時將涉于城曰江夏竟陵縣有口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臈

涉其帑不界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使臈復職吾以志前惡

用此以識前日之過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

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子西曰請舍懷也

聞懷即公辛之弟也以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

奔郢時懷初謀殺王也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水獲潘子成

其兄免王大難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子期

空滅其小德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以上文有舟師子西喜曰乃今

可為矣言知懼而于是乎遷郢于郢而收紀其政以

定楚國言知懼而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又皆懼曰闔

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憂恤者無患吳

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

宮室不觀舟車不飭衣服財用擇不敢費在國天有

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后

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

以民不罷勞歾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

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用之爭戰夫先自敗也已安

能敗我二十七年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

一語甚有意致

按當時有

三子西鄭

駟夏楚鬪

安申公子

申也駟夏

未嘗當國

無大可稱

真朱告 卷之二十一 三五

室申謀亂 被誅相去 又遠室皆 所不論者 獨公子申 與孔子同 時楚昭王 聘孔子將 封以書社 地七百里 子西曰使 孔丘得據 土壤賢子 弟爲佐楚 安得世世 堂堂方數 千里乎昭 王乃止

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子期亦不肯立則命公子啓。子閭也三人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太冥。陳地吳師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信、子期謀，潛師閉途。潛師密發也閉途不通外使也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

伯氏姓名 無考

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楚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不在寇害魯國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其來伐也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于他日。崔杼之用

公綽可謂 有知人之 智

師異于 他日 齊師徒歸 徒空也

史記 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孟公綽考

孟公綽仲孫氏字公綽

駢邑通志
云青州府
臨朐縣

趙魏考

趙魏皆晉卿所食菜邑名

趙氏之先與秦同祖。造父有寵于周穆王，賜以趙城。因為趙氏。七傳為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又五傳而為趙夙，事晉獻公，食邑于耿。又九傳而為趙籍，周威烈王始命為諸侯。衛氏畢公高之後也，與周同姓。武王所封，其苗裔畢萬，事晉獻公，與趙夙伐霍之耿，魏滅之，獻以耿封夙。以魏封萬，五傳而魏斯同為諸侯。

臧武仲考

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

左傳

成公十八年，晉士魴求乞師。

將救

季文子問師數

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

即荀瑩

實來下軍之佐也。

今彘季

即士魴

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我鄭在十七年

事大國。

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

襄公四年陳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

軍旅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亾。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

鄆小國屬魯

臧孫紇

紇

救鄆，侵邾，敗於狐駘。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髻。音臺，麻髮合結，遭喪者多

故不能備，肉服但髻而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

于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

敗於邾。臧，紇短小十三年，將城防。防，臧氏邑武仲請俟

農畢，田事告完及冬，城之。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

如齊，唁。音彥，吊失國衛侯與之言，虐。暴虐之言退而告其人曰：

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亾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皆公弟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二子所言皆順道理臧

紇悅，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

之，欲無入，得乎？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

作林鍾，而銘魯功焉。兵兵器，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鍾，因以為名武仲曰：

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

時動有功大夫稱伐。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

則借人也。借晉之力，非已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

夫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鍾鼎銘其

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徵無禮也。今將借人之

力，以救其亾。救魯之禍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以勝

爲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亾之道也。二十二年春，臧

調笑之語
亦自有致

武仲如晉、雨過御叔

魯御邑大夫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

馬用聖人

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

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

為

言不知晴雨何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任使四方而傲

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令御叔倍

出常賦

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田邑

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

晉、齊侯自誇

對曰、多則多矣

戰功日多

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故君聞晉之亂、而後

作焉、寧將似之、非鼠何如

聞晉有欒盪之禍而后起兵若晉國安寧將服事之

乃弗與田

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智之

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怨也

武仲廢長立少是不順不怨

昭公十年、季平子

即意

伐莒取郟

莒邑

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以人祭

武

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

義、殺人以祭

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

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一同也同人于畜神誰福之

卞莊子考

卞莊子魯韓詩外傳 卞莊善事母 母無恙時 三戰而三北 交游非之 邑大夫性 好勇嘗刺 虎齊人欲 伐魯忌卞 莊子不敢 過

卞莊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歿，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見于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上其功狀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歿。」

公叔文子考

公叔文子名枝 衛大夫也

公明賈無左傳

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

于鄭舍于豚澤。衛地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已致仕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

罪，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

鞶帶以鑑為飾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

諸侯苟憂之。苟有憂恤 魯侯者將以為之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

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母乃不可乎。太姒之



原件短缺

P41

子文王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

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

止。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數將

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為謚以代之。君曰：昔者衛

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

國有難。齊文豹作亂殺衛侯之兄縶。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

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尊卑之數。多寡之節。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臧武仲以防求後考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

也。紇訪于申豐。季氏屬大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而立之。難言立少故言。欲立有才者。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

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言已將具敝車。而去不敢與聞。乃

止。止不立。紇訪于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

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

潔之。命設重席于堂上。北命酒樽既新。復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酌禮畢。而使與之齒。使

閔子馬論
極是然緣
此謀富則
不是

庶子之禮列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在悼子之下公鉏怒不肯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敬

共父命何常之有廢置在父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寵父

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恪謹居守司馬之官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

盡舍旃使公鉏設燕禮季武子以享燕之具往公鉏家盡棄以與公鉏旃之也故公鉏

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于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

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

子秩之弟孝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豐點再三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

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子固所當立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孺子秩為其長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

為定之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于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

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

才也且夫子之命也誣以為孟莊子之命遂立羯秩奔邾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真未也

武仲作不
順于先及
見公鉏廢
立知禍將
及已故有
感而哀此
權詞以答
其御所以
為多智也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

相順從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矣猶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

吾亾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

使我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辟穿藏也于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

夫助之正夫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生

賈及為而死鑄國女生二子賈及為而鑄女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

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

立為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

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

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已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使來告

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為

先人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王功日勳敢不辟邑乃立

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防邑其盟我乎謂陳其罪

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臧

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亾者

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

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

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

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

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卷之十一終

真珠船卷之十二 下論三

湘楚黃

焜西墅父輯

晉文公傳

入國始事
見大學前
傳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

於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此太卜名曰吉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后姜氏戰于阪泉

公曰吾不堪也不堪當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

帝也。言周德雖衰天子之禮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

大有之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

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

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變為兌而上當離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

悅心在下是降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卦還論大有亦

此舉名義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晉侯辭秦師而下。讓秦師

赫然不減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湯武惜哉使還獨以晉師順國語次於陽樊。周右師圍温左師逆王

其請隧也流而下以納襄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

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

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合有寧

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灾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

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

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

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

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

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

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

晉文之定襄。二自以為不世之大功。其請隧也。蓋寢寢手窺大物之漸。襄王目之曰私德。曰私勞。所以折其驕矜。不遜之意。玩其辭氣。若優游而實。



原件短缺

P3-P4

峻烈真可
為告諭諸
侯之法

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于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僖公二十六年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

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芻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教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宋。故言復衛侯而封曹也。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君晉侯也。取一謂以釋宋圍。惠晉侯。臣謂子玉也。臣取二謂以復曹

衛為不可失矣。言可伐其罪。勿失此機會。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

言為不然故。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子玉一

衛封曹釋宋。我。一言而亾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復

封曹釋宋。三施。我有三怨。亾曹衛棄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

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執宛

春以怒楚。怒楚令既戰而後圖之。勝負決公說乃拘

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

晉師。從晉師晉私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以晉君

玉故曰以且楚師老矣。連年在外何故退。子犯曰。師

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

有贈送。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

背楚之惠而食其避楚。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

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

齊國歸父。崔夭。齊六秦小子憖。秦繆次于城濮。衛楚

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疑衆謂已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

山楚不能為害。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樂枝曰：漢陽諸姬，楚寔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水北曰陽姬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

之。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音吉。夢搏時楚子伏。

晉侯之上而以是。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

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言以。

吾且柔之矣。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言以。

夢。子玉使鬬勃楚大夫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為戲。

可。見子玉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與寓目焉。晉侯

在此為大夫謂子玉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

七百乘，鞬鞞鞅鞞。在背曰鞬，在胸曰鞞，在腹曰鞅。晉侯

登有莘古國名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

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晉師陳于莘北。即城，晉

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

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

虎皮。欲楚馬見而懼。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使眾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

馳之原軫。即先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以中軍及公所率之

板填四字是禿句法

軍以橫擊楚師。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

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穀三日晉師還至于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踐土鄭地。襄王

聞晉戰勝自往獻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

命晉侯宥。助以束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

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祭祀所乘其服

驚冕戎輅兵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彤赤弓。旅黑弓。諸侯

賜弓矢然秬鬯一。白音音器名。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有惡于王者。糾而遠

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相誘曰風。蓋牛馬因風而走。故失之。亾

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為修軍令。司馬殺之以殉

于諸侯。使茅萑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戎右

棄其職而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秋振旅。愷軍樂歌以入于晉。

獻俘受馘。音割。耳割。飲至大賞。飲酒告至于廟。大行賞于軍。徵會討貳。召諸

侯為會討諸侯之一心者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

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也。

會子温、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晉地言非其地也。

齊桓公傳

史記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蚤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

令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

襄公名

釐公卒、太子諸兒立、

是爲襄公、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服秩、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有寵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殺襄公而自立爲齊君、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暮年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

代公弗許，二人因謀作亂。襄公遊于姑勞，遂田于貝丘，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視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出于門中，石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大夫高傒，齊正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敬仲也。及雍林人，雍林邑名殺無知，議立君。無知遊于雍林，雍林人嘗有怨也。

襲殺之，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臣謹行誅，惟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高國先陰召小

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

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

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

立之，是為桓公。事業俱見後考

左傳僖公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齊桓具邢器用而遷之，故邢遷夷儀如歸，其國衛國被齊安集

之思忘其滅亾之困

呂氏春秋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

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公曰：「不然，問之

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

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為上卿。

齊世家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

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狗君，非人情，不可。」

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

管子云衛

公子開方去其干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

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

君。非人情難親。及仲死。桓公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

桓文辯

楊慎

曰。桓文雖并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

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

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

再合而于温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

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

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

曰。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

于桓公者。也。事速于桓公者。義先壞于桓公者。也。名

盛于桓公者實衰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寔。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宜矣。

文宜矣。

陳際泰云 晉文之為人。也。困而在外。故更事多而智深。深

則不能不生變。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挺則不得不用謀。故功可取也。不必有需時待事之漸。人可欺也。不必有敷信明義之名。夫有君子之資。後愧於其孫。而有王事之近。前愧于首事之桓也。若桓之舉也。蓋其始已正矣。物待其服。而後與之人。未服不遽取也。故天下習其教。而安其事事。御于名而後行之。名不順。不敢動也。故天下信其信。而仁其仁。夫楚之

強桓公之所不敢戰者文公勝之。叔帶之亂桓公之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曹衛諸侯桓公之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此其剛厲果決之氣。若勝優游和易之為。然而君子終不進文于桓者。固謂其功多于桓。罪亦多于桓也。

桓公殺公子糾考

春秋 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

齊人取子糾殺之。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殺糾稱齊人者。糾欲篡兄。倚魯為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絕于族屬。以罪討也。至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立可知矣。召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兄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倚魯稱兵。反以危社稷耳。

召忽管仲考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

子管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
 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
 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
 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
 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也任保必免子管仲
 曰不可持社稷守宗廟者不讓爭不廣閑將有國者
 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也譬
 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

謀朱曰大英雄所為

自其未亂而先定之仲蓋明知桓有大慮欲用之以匡周齊明不為糾死矣其不奉桓而奉糾者并奉桓則桓入未可知也不如分奉之而合行其事天下事皆吾兩人機謀中矣管仲將兵

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
 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
 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
 小智而有小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
 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
定社稷者非子而誰耶忽曰
 百歲之後吾君卜也吾之死生唯卜之君犯吾君命而廢吾所
 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
 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
 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

遮道射小白中鉤小白佯死仲使馳報魯魯以白死也白乃得先入從此觀之則中鉤亦計也檻車之請堂阜之脫三被慶迎之郊非謀素定老固如是耶

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為桓公。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君乃送束

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死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仲之請囚
知鮑叔在
必不殺已
也

左傳 鮑叔言于魯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

高侯言仲之才使相可也公從之

過于敬仲

九合諸侯考

衣裳之會
一王風之

春秋莊公十三年

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地

什絕筆于
莊王而僖

王之立齊
桓之伯皆

在是年此
王伯與衰
之機也

胡氏曰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
稱人以誅始亂齊侯稱爵者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

免民于左衽雖與之可也誅諸侯正也與桓公權也

蠡言曰讀管子中匡篇桓始相仲問曰吾欲誅大國

不道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后可以惡境外之不

善者賜小國地而后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而后乃知

仲之教也先其易以及其難伯業所以不勞而集乎

時宋萬殺君蔡侯爲荆所執。陳躍林兄弟謀弑而邾克附庸之國。總皆所爲微者耳。故皆人之著。齊侯合小圖大之謀也。自是十四年會單伯。宋衛鄭諸大國。衣裳之會二矣。十一年會魯宋陳衛鄭許滑滕。愈合愈廣。而衣裳之會四矣。僖九年會宰周公魯宋衛鄭許曹。而衣裳之會九矣。先易后難。先禮后威。衣裳兵車之會。相爲表裏。伯業于是乎赫矣。冬公會齊侯。

盟于柯。

齊欲圖伯釋怨與魯親也。

公將會。曹沫進曰：君之意何如？公曰：寡人之生則

不若死矣。

生不如死言其勇也。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

當其臣。手劔從之。請復汶陽之田。桓公曰：諾。曹子標

劔去之。後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于諸侯。失

天下之援。不可。竟以曹沫三敗所亾地與魯。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莊公十四年宋背北杏之

會齊陳曹伐宋魯使單伯會伯后至而宋已服故會鄆。

蠡言曰：大夫會諸侯

譏非分也。桓初創伯。知結望國爲重。未聞有朝周

之舉。管仲功烈卑矣。夫王者善養人。仲則曰：國修而

鄰國無道。伯王資也。王者德行仁。仲則曰：千里之路。

桓之信著

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桓公信著于天下

衣裳之會二

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觀霸行。霸言命。篇。其自予。僅僅矣。

衣裳之會

十五年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齊桓始霸

衣裳之會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莊公十六年桓始為盟主也書同盟志同欲也

二十齊人伐戎。

齊始治兵

衣裳之會

二十七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初皆

有二心于齊

今始服也

二十八齊人伐衛。

衛人敗績取賂而還

三十齊人降鄆。

小國以兵脅之使隕

三十齊人伐山戎。

以其病燕故也桓行伯故欲為燕謀難

閔公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

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蠡言。呂東萊曰。狄以閔元年伐邢。后二年齊始遷邢。

狄以閔二年滅衛。後二年齊始封衛。齊威之恤二國。

必在二年后者何。所以養其亂也。先饑后食之食甘。

先渴后飲之飲甘。此以槩霸術盡之矣。而未足以盡

伯心大抵霸者之術市仁。霸者之心邇欲。欲邇并市仁之事。亦有時而怠焉者也。孟子曰。五伯假之也。假而不已。乃成君子。如假而旋歸。何。今觀威公聲不絕耳。色不絕目。仁人激之則勇生。小人蠱之則怯生。當其時。霸業略就。威亦猖然。有怠荒之漸矣。宋伐杞。狄伐邢。衛漠然不救。裸體紐胸稱疾。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日疾病。姑樂乎。于是仲爲懸鍾磬。陳瑟竽者數旬。羣臣諫救邢衛不聽。行筍簾之間。大鍾鳴。公視管仲曰。樂夫。仲對曰。此臣所謂衰。非樂也。臣聞古之言樂者。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鍾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易之。猶言樂乎。威公曰。善。請所始之國。于是以緣陵封杞。以夷儀封邢。以楚丘封衛。三舉而伯業赫。管仲之言也。夫。要之此管仲故術耳。仲曰。臣聞之諸侯之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君之不救三君也。臣請以慶。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故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

衣裳之會

僖公元

六

年八月

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貫與陽穀

二年九月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衣裳之會三年不在九合秋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四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公懼變色禁之

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故侵蔡蔡潰遂

伐楚次于陘

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

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牛順風行馬逆風行

喻齊楚遠不相干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

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

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

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

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

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

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

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

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衣裳之會
七年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首丘。

世子于首丘。不以世子夷子諸侯所以定世子惠王將廢太子鄭謀定之以寧周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丘。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齊桓行伯翼戴天子故殊

貴世子

衣裳之會
八年

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謀鄭
故也

左傳。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

管仲霸略
多矣左氏
獨致詳于
此一事者
此最持正
有王者之
風

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

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

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母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

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

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子華犯父命是以釁隙從之。不亦可

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順辭。而帥諸侯以討

鄭。鄭將覆亾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總領也子華奸

父之命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即罪人。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

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

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

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政。未可問也。齊侯辭焉。冬。鄭伯請盟于齊。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

盟于洮。謀王室也。兵車之會一。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盟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

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

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兵車之會二。

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拜胙與請
二事便
見桓文之
褒勞矣

葵丘之會
九

牲丘、楚伐徐謀救徐、遂次于匡、但遣大夫將兵齊之救患不協怠荒可知

十六年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

于睢、鄆為淮夷所病謀鄆且東畧也兵車之會四十七年冬桓公卒

穀梁傳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

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考

國語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

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

于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

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

在君之國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

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

在之國則必得志于天下令之在齊則必長為魯國

母之極
幾危矣

快說使人
信

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囂，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明。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闢土積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知。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臣不如東郭。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然而易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桓公問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閑；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農之子恒為農也。桓公曰：吾欲從事于

諸侯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治國：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戍，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里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長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旅，軍旅整于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

此卽井田遺意今世鄉兵當法此

五鄉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忻足以相樂，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以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

韓非子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

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以其愚而師心。不亦過乎。

衛靈公考

名元襄公子其先康叔之後也

史記

初襄公有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

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

衛卿孔丞鉏

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

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

為嗣是為靈公

國策

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

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

子何夢曰夢見寵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

者夢見日今夢見寵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

按靈公之為君主威不立而盜得以殺其兄家政不修而妻得以逐其子事無名而每興遠役行無信而屢名敵兵不足與有

為之君也

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于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說苑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以宛春諫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于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

有善。非寡人之善與。

莊子仲尼問于太史太弢。伯常騫。豨韋曰。三人皆為太史之官夫

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

之際。畢弋田獵之器。不應答交際之禮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太弢

曰。是因是也。此亦因夫國人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

三人同鑑而浴。靈公會與妻三人同浴器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史鮪

適奉召對之命搏幣而扶翼。公恐賢者見之。乃執其贊見之幣。扶而翼其左

右以自蔽言其其慢若彼之甚也。夫男女同浴見賢

人若此其肅也。然此時猶知搏幣扶翼見賢何其甚肅是所以為靈也。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靈公既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

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此地子孫不足憑藉將有靈子奪此地而葬之此二句乃

辭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夫沙立居槨已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

定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彼大毀與伯常騫二人為識此前定之數哉

齊簡公考 名壬悼公之子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王也闕止子我也

事在及卽位在十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

陳常心不安諸御鞅言于公鞅齊大夫曰陳闕不可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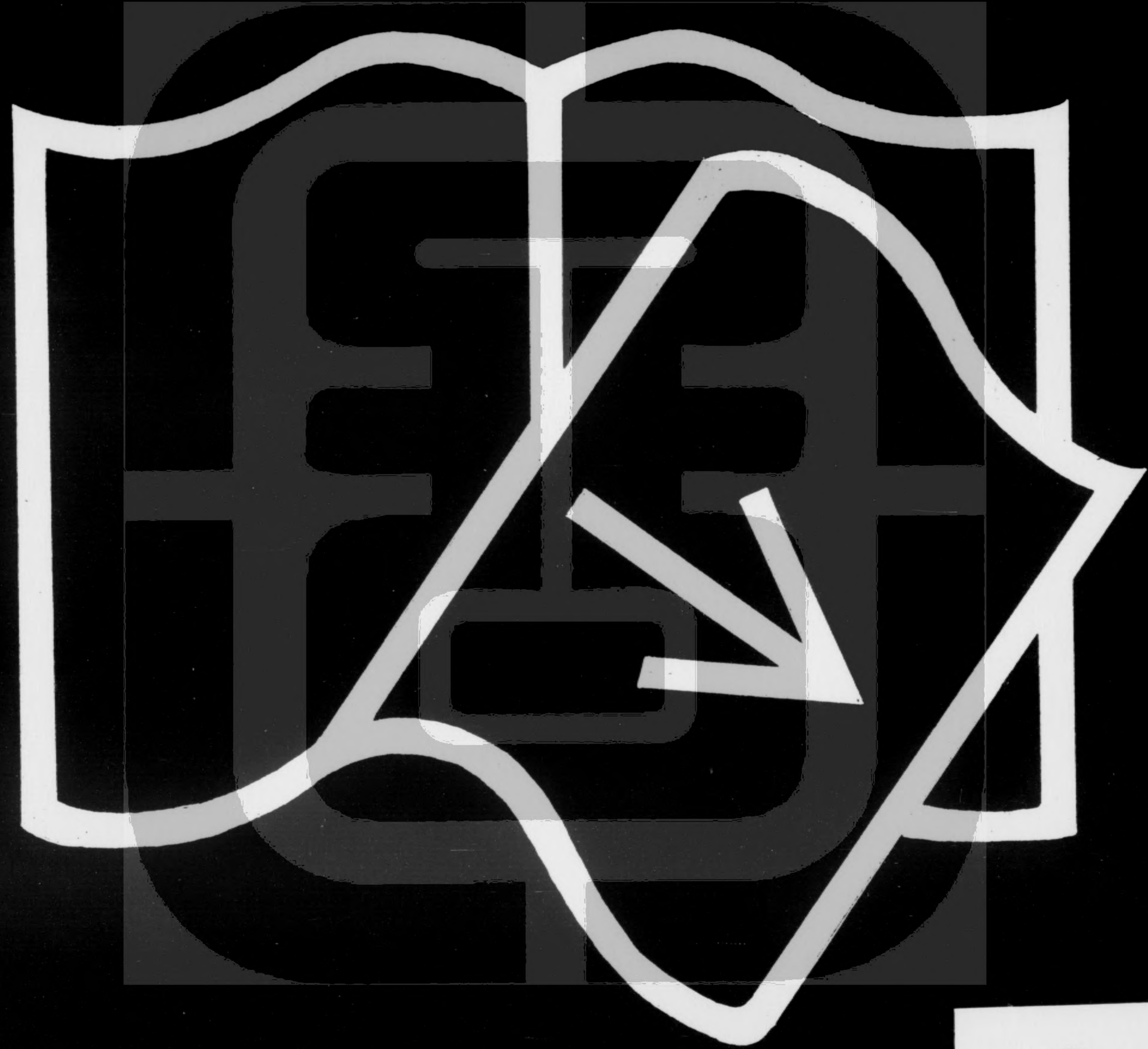
君其擇焉擇用人弗聽子我夕夕視陳逆殺人逢之陳

子行陳氏宗遂執以入執道陳氏方睦欲謀齊國使

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

其反為患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使公孫言已



原件短缺

P29

言已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

而上僂。僂，肩背也。望視。日望。事君子必得志。君子謂闕止言若使服事

闕止必得君子之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

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言陳族何害在。使為臣。他

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于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

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子行即陳逆。彼得君，弗

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而隱于陳氏今又隱于公宮。夏五月

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

陳成子考

史記 陳恒一名常，又曰成子，陳完之后也。陳完者，陳厲

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

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

乎。不在比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

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

愛，恐禍及已，故奔齊。齊懿仲齊大夫欲妻完，卜之。占曰：

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后，將育于姜。五世

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于京卒妻完完卒謚
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敬仲生穉孟夷
穉孟夷生潛孟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
子無字無字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音信釐子乞事齊景公
為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
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公弗聽田乞卒子
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
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成子與闕止俱為左右

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闕止闕止幸于簡公權弗能去

于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

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姬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

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官也鞅各也亦田氏之

族田闕不可并也君其擇焉公弗聽田常既弑簡

公惧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

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

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

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

田常于是盡誅鮑晏闞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宮中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

深則厲淺則揭

即風刺淫亂之詩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

亦未可用之時濟渡處行渡水曰涉

深則厲淺則揭

以衣涉水曰厲褰衣涉水曰揭言行

者當量其淺深而后可渡比男女亦當度量禮義而行也

有瀾濟盈

瀾水滿貌

有鷺雉鳴

雉鳴

鷺雌雉聲

濟盈不濡軌

車轍

雉鳴求其牡

飛曰雌雄走曰牡牡言濟

盈而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此淫亂者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者也

雝雝鳴雁

雝雝聲

旭日始旦

旭日初出貌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歸妻以冰

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招招舟子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人涉卬否

卬我也

人涉卬否卬涉

我友、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
之招而后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
從而刺此人之不然
也。此刺淫亂之詩。

請討陳恒考

左傳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謀伐齊。
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
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
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
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
晉無不亾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
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

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亾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與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旣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欲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旣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

服也。此孔子之志也。一句結亦

茅氏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方是時，三桓專魯，以為孔子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不畏孔子也。夫孔子蓋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

蘧伯玉考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

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淮南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檀弓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

也！死則我欲葬焉。欲奪他人之美地以葬蘧伯玉曰：吾子樂之。

則瑗請前。示不欲與聞其事見伯玉救過之一端

史記孔子之所嚴事，于衛蘧伯玉。

韓氏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鑿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



原件短缺

P36

廢而不悒悒。遽伯玉之行也。

報怨考

徵生私
武城人或禮
曰徵生高記
之族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以兵器
自隨交

游之讎不共國。

表
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歡。以

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

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父之仇辟諸海外。

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忠

孝子有必報之仇如國法所
不及而未誅則使之相避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

讎之則死。義而仇之是仇
天子之法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
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鬪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
兄弟之仇不反兵此言遇之不

驥考

春秋說題
詞地精爲

周官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駉。六尺以上爲馬。

馬十二月
而生應陰

伯樂曰。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明脊爲將軍。強

紀陽以合
功故人駕

腹爲城郭。張四下爲令。

相馬經

凡相馬之法。先除三

馬負重致
遠利天下

羸五駑。乃相其餘。

月度疾故
馬善走

列子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子之馬者。
若滅若沒。若亾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
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

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

馬也

公伯寮

即申繚字

子周孔子

弟子魯人

子服景伯考

子服景伯何昭伯曰之子孟氏之支庶也

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

司鐸火踰公官故桓僖災

子服景伯至

命宰人

冢宰之屬

出禮書以待命

待討求之命

命不共有常刑

較人乘馬巾車脂轄

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以脂膏轄為行之易

百官宮

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

濡帷幕于水中鬱攸從之

鬱攸火氣也從火氣而為之備

蒙葺公室

以濡物冒覆公室

自太廟始外內

以悛

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

無赦

七年公會吳于郟

吳欲霸中國

吳來徵百牢

索百牢之

禮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是時吳過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范鞅昭

宋得百牢魯二十一年聘于魯魯享以十一牢百牢吳王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

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

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亦棄禮則有滯者

矣滯過其數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子之牢不過十二之數

以為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

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亾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官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

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

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小國邾也民保于城城保于

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即仁信孟孫曰孟懿子二三子

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烏有賢于景伯而可不順其言者對曰諸大夫對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

焉惟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諸侯相伐古來已然知必危何故

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

衆加之可乎孟孫念荅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也不樂而

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以其亾國與殷同也邾茅

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惧孟懿子謂

孫氏曰當
時似議定
景伯為盾
發此論曲

見從嫌于
憚行故負
載出諸大
夫慚于景
伯故請釋
之姑曹是
請釋註脚
細看乃明
此是簡法

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

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師克東陽

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者皆魯邑公賓庚公甲

叔子皆魯大夫與戰于夷與吳戰于夷地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

甲叔子并析朱鉏三人皆同車戰言獲二子者省文也明日舍于庚宗魯地每

見師行速也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夫欲宵攻王舍私屬徒

七百人三踊于幕庭于幕帳前設格令士試踊躍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

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

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

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

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

載造于萊門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于吳吳

人許之以王子姑曹吳王之子當之而後止魯人不可以盟

景伯為盾于吳既吳許復來吳王之子爲了欲因雷吳人盟而還

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吳人盟而還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

晉侯景伯對使者曰吳使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

見于王伯王官伯也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

侯牧方伯也

真朱船

勤之以職
貢故其所
必救也

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

豐于晉。無不及焉。無不及于晉以為伯也。以吳為方伯也今諸侯

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

職貢。魯將改吳晉之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魯之事吳從大國八百乘之賦若吳以魯見晉

之賦。屬于吳。而如邾之數。以六百乘之數。事晉。且執

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

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

矣。言已立後不避囚執將以二乘於六人從。以二乘之車與官屬六人從行遲

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地名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

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有事祭也季辛而畢。三辛而後訖事何

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

賓然。魯祝宗將告神曰。景伯不會坐為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七人皆非卿太宰嚭言于王曰。

無損于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國語

齊閭丘來盟。齊大夫在哀公八年。景伯戒宰人。使曰。陷而入

于恭。陷猶過也。如有過寧近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

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頌之美者十二

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

其輯之亂

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

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

庇昭穆之闕而為恭

恭王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不反穆王欲肆其心恭王

能庇覆之故為恭

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

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

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惟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大夫

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撫從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國語卷之十二 楚恭王 昭王 穆王 子囊 許諾 王卒 及葬 子囊 議謚 大夫 曰君 王有 命矣 子囊 曰不 可夫 事君 者先 其善 不從 其過 赫赫 楚國 而君 臨之 撫從 南海 訓及 諸夏 其寵 大矣 有是 寵也 而知 其過 可不 謂恭 乎若 先君 善則 請為 恭大 夫從 之

五業曰於善之謂聖非則也十人外善極是貴帝

非善十人外

石門考

石門齊地

春秋隱公

二年齊侯

鄭伯盟于

石門

荷蕢考

高士傳荷

蕢衛人避

亂不仕自

匿姓名

作者七人考

正蒙曰、作者之謂聖、非隱也、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

磬考

磬以石爲之、數十、八音而倍之也、樂記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高宗考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

商書武丁元祀、王宅憂、亮陰三祀、作諒既免喪、其惟弗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既除喪而猶弗嗚呼、知之曰明

哲、明哲實作則、天子爲君萬邦、百官承式、奉法王言

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告曰、以台正

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

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彤日、次日越有雝雝、鳴于祖已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祖已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言天視下

也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

正其命謂其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祖宗無非繼天之統祭祀有常可獨厚于親近之禰

典祀母豐于昵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祖宗無非繼天之統祭祀有常可獨厚于親近之禰

廟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

唐曰突厥宋曰興師往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繫舟今各韃韃

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

附周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

艱難乃逸乃居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逸乃諺鄙既

誕妄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反謂古人不知自逸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

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居民間與小人同事作其卽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不敢荒寧嘉美靖

安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以立已為不義舊為小人作其卽

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

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

抑畏。文王卑服。惡衣也。即康功田功。安民養民之功。徽柔懿恭。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用。

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用也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受命惟中身。五十歲。厥享國五十年。

冢宰考

周禮惟王建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

國。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

政典刑典以八。法治官府。官屬官職官聯官常以八。則

治都鄙。祭祀法則廢置祿位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

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

四曰置。在位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

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

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舉吏，八曰禮賓，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旬而歛之，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助理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不以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真珠船卷之十三 下論四

湘楚黃 焜西墅父輯

衛靈公問陳考

史記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

孔子五十
九歲自陳
反衛自衛
如晉及河
而反乎衛
主蘧伯玉
家

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為人賢而有勇，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再罹難，寧闔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真珠船 卷之十三

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靈公問兵陣，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意不在孔子。孔子遂行。是歲

靈公卒

陳考

按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入家處之。其中大將居之，及乎變化，制敵紛紛，紘紘復而爲一。後有太公得其法。

六韜曰：凡用兵爲天陣、地陣、人陣、柰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陣。虎鈴經。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握奇經。八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游軍，定兩端，天有衡圓，地有軸方，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闕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游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鳴

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鳴二鼓舉赤旗則爲銳陣鳴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鳴四鼓舉白旗則爲方陣鳴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此應敵之略也凡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列十列爲隊則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此行列之法也前禦其前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此教習之詳也陣法皆起于方

方陣者，卽八陣總圖是也。可用以守。圓陣者，以方陣規而圓之。八面皆對敵。圓融而無空缺者，被圍用之。曲陣者，右軍在前軍之右，左軍在前軍之左，前張兩翼以進也。掩敵用之。直陣者，前軍居中，右軍居右，左軍居左，并列而戰也。凡對敵皆用之。銳陣者，右軍在前軍後之右，左軍在前軍後之左，如鳥喙矢鏃之進也。輻敵用之。此二者軍皆在陣後為主，後軍又在陣後以爲拒，風雲皆在四隅爲奇兵也。

俎豆考

與邊豆參看

禮明堂位

薦用玉豆，雕篋。

同纂

俎用梲，歲。

玉豆以玉飾豆也，篋邊也，雕飾其柄。

梲音欬，歲音貴，椹音具，獻音莎。

禮明堂位

曰：雕篋，虞俎名。梲，夏俎名。歲，梲形，四足如案。歲則加橫木于足中，如橫距之形也。

有虞氏以

梲，夏后氏以歲，殷以椹，周以房。俎，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于堂房也。

夏后氏以揭豆，殷

玉豆，周獻豆。

揭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豆刻畫如鳳形也。

禮記取俎進俎不

坐。凡爲俎者，以骨爲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

軍旅考

左傳季康子謂冉子曰子之於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子曰學之孔子

在陳考

史記孔子去衛適曹宋復適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詳陳蔡章

史魚考

史魚名鮒字子魚衛大夫

吳季札適衛見子魚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說苑仲尼曰史鮒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

敬鬼直能曲于人靈公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子不肖而任事子魚患之數諫靈公而不聽子魚病

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于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退

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

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

故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蹙然易容曰夫子生則欲進

賢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于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

蘧伯玉出處考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即孫林父惠子即甯殖救二子欲共

宴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二子欲共

得命遂從。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

孫文子邑。孫蒯入使。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

卒章。詩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戢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以喻文子太師辭師

曹請為之。師曹樂人蒯惧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

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孥於戚。乃并妻子皆居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

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惧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

師曹怨公欲怒孫子以報之

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庸知愈乎雖逐君更立庸知若勝否

乎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懼難作孫子遂攻出獻公魯襄

公十四年

殤公十二年獻公使子鮮告甯喜卽甯悼子欲復國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苟得反衛國政事皆與甯喜已但欲守其祭祀而已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又從近關出據十四年孫氏欲遂獻公伯玉從近關出今年甯喜欲復獻公又從

近關出其全身遠害如此

莊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卽蒯賁問于蘧伯玉曰有人

于此指太其德天殺天薄其德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法

度也言縱其敗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若欲救正之則禍必先及

我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彼之智足以撫

拾他人過失而自爲過惡則不知改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

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

和調雖然之二者有患此二者猶就不欲入隨順而

與之一和不欲出有引導之心又形就而入且爲顛爲

滅爲崩爲蹶就而入者依阿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

爲妖爲孽和而出者揚已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

兒。嬰兒無知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跌蕩無彼

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無崖際也為事不達之入

於無疵。到其有可覺悟者就加點化汝不知夫螳螂

乎。怒其背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

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

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

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適有蚊蚋僕緣。而拊之

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亾。可不

慎邪。此亦無道卷懷之術。見伯玉善處危亂之間。

說苑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蘧伯玉為

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

子貢悅不若已

家語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

夏時考

禮運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夏以十三月為正。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也。殷以十二月為正。律中太呂。言陰氣太勝。助黃鍾宣氣。而物生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
左傳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考三皇之伐。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紀。而堯命曆象。鳥正于仲春。虞之法。雖不著。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湯革夏建丑。而作曆。則從冬首。武革商建子。而巡祭。則用夏時。但商之時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焉。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七八月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而謂春王正月。即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桓公八年十月雨雪。成公元年二月無冰。定

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其非夏時可

知已。春秋專用周正。今考左傳諸國用周正。而晉獨用夏正。左傳僖公四年十二月。晉侯殺世子申

生。經則書于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晉里克殺其君卓子。經則書于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經則書于十一年春。蓋左傳或據晉史。而經則用周曆也。劉知幾乃謂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

用周正。非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

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

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蓋布政民間。不違月令。特

易正朔。以新一王之統耳。夫子故繫曰。王正月。噫。創

說也乎哉。即書改正自周。授時自夏之謂也。

如此則行
夏不必改
用矣甚合
均宜

艾南英曰。古人每月。皆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時者。不獨改朔。乃兼政令行之耳。

殷輅考

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

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鸞車有鸞和之車也。鉤曲也。車床謂之輿。輿之前闌曲故

名鉤車。大路。殷之木路也。乘路。周之玉路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

三就。次路五就。大路殷祭天車也。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屬五色

一匝曰就。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卑雜之所用。故取數多。周禮春官巾車。掌王

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錫當馬面。樊纓十有再就。樊纓皆以

五采屬飾之。建大常。十有二旂。旂同。大常旂畫日月。皆以

祀天地日月社。二曰金路。鉤。鉤當馬胸。樊纓九就。建

大旂、旂畫以賓、賓客會同姓以封、三日象路朱、以朱飾馬

勒樊纓七就、建大赤、其旂名旂以通帛為之以朝、異姓以封、四

曰華路龍勒、以龍文飾馬勒條纓五就、樊纓以絲建大白、殷

名以卽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以淺黑色飾韋為樊

以鵠色飾韋為纓建大麾、夏后氏旗以田、以封蕃國

周冕考

世本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為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

取天地之色、三禮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

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衮冕十二

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

二、王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

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王冕有六大裘冕、衮冕

云五冕者大裘與衮同一冕也皆玄冕朱裏、玄表而延紐、延版之上

朱裏延紐、延版之上覆者紐綴

于冕之武上四以五采絲為繩如五采縹十有二就以五采玉相間用

旁以笄貫之垂于延之前後皆五采玉十有二以五采玉相間用

各十有二就以玉為笄諸侯之縹旒九就以玉為笄

每就各十以朱為絃玉笄朱絃以玉為笄其餘如王之

前後各九就璿玉三采璿玉三采璿玉石似玉者其餘如王之

事、其餘謂玄冕朱裏縹旒皆就玉瑱玉笄此總言侯

侯伯七就子男五就王之皮弁會五采皮弁王視朝

以玉為瑱所以塞耳王之皮弁會五采服其縫中結

五采玉玉璣象邸玉笄玉璣象邸玉笄玉璣以玉為璣即五采玉十

為飾邸也王之弁經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上之邸也王之弁經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各以其而掌其禁令

不得備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

踰也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袞冕袞衣九章一日龍二日山三日華虫四日火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謂華虫祀四望山川則毳

冕毳謂宗彝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絺繡衣而戴冕絺

也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者無文凡兵事韋弁服之熟

者眡朝則皮弁服以鹿皮凡甸田冠弁服冠弁委凡

凶事服弁服弁喪凡弔事弁經服弁經如爵弁而加纁經也

韶舞考

禹曰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干盾武舞羽籥文舞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樂昔者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

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

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

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

也。勤于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也。

周禮春官 大司樂以 樂舞教國 子舞雲門 以祀天神 舞咸池以 祭地祇舞 大磬以祀 四望舞大 夏以祭山 川舞大濩 以享先妣 舞大武以 享先祖

鄭聲考

樂記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

聽鄭魏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

旅。衆無差退旅。舞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有侯。聲作始奏以文。鼓也復亂以武。金也治亂以相。治音之亂則以相

訊疾以雅。訊舞之疾則以雅君子于是語。討論于是道古。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

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

樂終不可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

其未也 卷之十三 十四

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君之所好其溺音乎。文侯曰何謂溺音。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衛之詩皆淫而獨云鄭聲者何也。衛詩自淇澳至木瓜凡三十九。淫奔之詩繞四之一。鄭詩自緇衣至溱洧凡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悅男之語。衛猶多訕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悔之萌矣。

柳下惠考

柳下惠魯公族展氏也。名獲字季食。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

左傳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公使展喜展禽之弟犒

師，使受命于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

先王成命
桓公伯略
足令所者
鼓舞

巧挾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國魯有海鳥
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

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

郊稷。祖文而宗武。幕能帥顓頊者也。幕舜之後有虞

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杼禹後七世少康之子夏后

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上甲微契後八商人報

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高圉后稷十世公子周人

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

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

所以為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

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

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

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

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

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

煖。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

使書之以為三策。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文公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於是夏父弗忌

為宗伯。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

閔上故曰。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

非昭穆。穆。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何常之有。展禽曰。夏父弗忌必

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

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踰

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符隣人

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而無憂色。何也。禽曰。

春風至。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

不知其枯。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齊求魯岑鼎。魯與之。廣鼎。齊人知其誑也。曰。以柳下

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

惠既死門人將誄之

其妻曰將誄夫子之

德耶則二三子不知

妾之知也乃誄曰夫

子之不伐今夫子之

不竭兮夫子之信大

而與人無害兮屈柔

從容不疆察兮蒙耻

救民德彌大兮雖遇

三黜材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以惠兮於是門人從之想見和聖胸次

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籀史蘇史趙孔子曰周任古之良史也老子為周守藏室史又為柱下史即其職也

曰吾所愛也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董子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荀子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史文考

世本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夏商乃分

置左右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經尚書事經春秋

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

邦之六典以逆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八

則以逆都鄙之治典法則之書藏于太史考其是非小史掌邦國之

志奠繫世奠定也父子相繼為世所自出為繫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

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太宰執其權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

書王命而貳之藏副也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

三王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命。以贊冢宰。掌贊書。

疏曰史之有文也。尊焉而不諱。親焉而不諱。賢焉而不諱矣。乃其問恒有存其案而隱其故。留其事而隱其名。傳其微而隱其實。且其間更有千古共知。當年反不錄。清議共傳。掌記反不錄。月旦並議。簡編反不錄。皆操觚者不忍以聰明自用。而為千古存此闕略也。此先民之遺。亦忠厚之餘意也。鐵鉞陽秋。化作洗誓。法海。故春秋之作。定哀之際。多微詞。

水火考

周易水流濕。火就燥。水在火上曰既濟。火在水上曰未濟。

禮記水之于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又云

烹人以給水火之齊。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祭祀共明水明火。楊子水測之

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明無我也。火

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

師冕考

師冕魯樂師瞽者也。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顓臾考

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伏羲四國皆其後與有濟水之祀，以服事諸夏。路史顓臾子爵，沂之費縣有顓臾故城。

東蒙考

禹貢蒙羽其藝。詩閔宮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即東蒙也。又名東山，孟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虎兕考

雅兕善抵觸其皮堅厚可制鎧

山經兕惟壯獸力

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克武備角助文德古人飲酒以其角為觥寓戒意也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本非柙中之物也

周任考

周任商太史一云周蓋立言人也

左傳隱公六年鄭

又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

侵陳先是鄭嘗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不聽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侯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周任有言曰引周

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魯叔

孫穆子名初避僑如之難在成公十六年奔齊及庚宗魯地遇

嬭人私為食而宿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

宗婦以私子來見名曰牛使為豎叔孫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猴喙號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後還庚宗嬪人以其子見之則所夢也遂使為豎豎賢牛以計令穆子殺孟丙逐仲壬穆子疾急小臣也命召仲壬許而不召因絕穆子之食而卒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穆子之庶子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立已為功而殺周任有言曰亦引為政者不賞私勞豎牛誠不可及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四分公室考

左傳昭公五年春止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季孫稱左師孟

氏稱右師叔孫則自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令二家發毀置之計

而巳取初作中軍義公十一年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季孫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

取子弟之半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家臣屢叛見陽貨

哀公欲去季氏考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

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

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

得善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

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即有山氏因

孫于邾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罪于有山氏也終于貢

之言公不沒于魯

禮樂征伐考

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

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

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膏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

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

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

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五禮六樂宗伯掌之四

征九伐司馬掌之

夷齊餓于首陽考

汲冢書

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

亂子在邨，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

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

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

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採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

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

生乎？遂餓而死。

一語乾坤
不倒

誠不以富

小雅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郵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所以為蔽芾者惟惡木之樗其失所甚

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

就爾居意其必畜我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今爾就不我畜

我將復我之邦家豈復以親望之乎

我行其野，言采其蕣，昏姻之故。

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

菑，不思舊姻，求我新特。

我之舊姻，惇然不思而唯新匹之是求

誠不以

富亦祗以異。

原爾之心，誠不以彼之富厭我之貧亦祗以彼之新異于我之舊耳

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厭故喜新，情之常也。不言彼

而言此，詩人責人忠厚，然詞益怨而意益深矣。

邦君妻考

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春秋時以妾為夫人。如惠公仲子者，是卑其身也。以妾母為夫人。如僖公成風者，是卑其親也。夫子誌此，蓋正名之意。

陽貨考

左傳陽貨一名陽虎，季氏家臣。昭公出，季平子季孫執

政，陽虎執國命。國人憚之。定公五年夏六月，季平子

卒，陽虎將以璠璵歛。璠璵美玉，君所歛。仲梁懷與曰：改步改

玉。懷亦季氏臣。昭公出，平子行君事，佩璠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當去璠璵。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弗擾。不狃曰：彼為君也，何怨焉？

言怙亦為意，如不欲使僭，何必怨怙。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及東野，季氏邑。

費不狃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懷弗

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乙亥，陽虎囚季桓

四字挺然

子召公父文伯。文伯桓子從父昆弟虎欲為亂恐桓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

懷六年魯侵鄭取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周地胥靡

周僖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

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欲舍於

豚澤。衛地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謂衛侯曰

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季夏

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取匡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

夫人之幣。虎欲囚三桓并求媚于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幣晉人兼享之。賤

故不復孟懿子立于房外。立于更永謂范獻子范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言虎不能任重于魯而求息肩于晉若為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馬之官稱

先君以微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

知焉。獻子謂簡子。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

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知虎當逃故強設為請

託之辭因此言以入冬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

盟國人于毫社。詛于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

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皆魯邑中夏齊伐魯。齊叛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

傳言三桓
政微陪臣專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隨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

禍而必死言虎不圖度禍難以莒夷曰虎陷二子于

難莒夷季氏家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冬季寤桓子公鉏極桓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

于季氏叔孫輒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武叔仲志不

得志于魯志叔孫帶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

氏代桓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虎代故

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

欲以順辛卯禘于僖公順祀之義當退僖公于太廟者

廟故于僖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

癸巳至都軍都邑之兵車虎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

曰陽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

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

為桓子前導林楚子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鉞劔也盾于

子陽越殿越虎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暫也桓

故謂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林楚免已

人之對曰臣聞命后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

死死無益于主言徒召死無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

真朱告 卷之十三 七

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惧不免主桓子曰往

也言必往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二百人以爲公期築室

于門外公期孟氏支子實欲備難不使人知故僞爲公期築室林楚怒馬及衢

而騁怒擊其馬及通衢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

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

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

弗勝又戰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亦無所畏

取寶玉大弓以出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成弓周公受賜藏之魯者也

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

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虎召季孫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

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即處父公歛陽請追孟孫弗

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惧而歸之惧季氏強故歸

子桓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于魯六月伐陽關討陽也陽虎使焚萊門邑門師驚魯師見火

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家必取之三加兵于

魯必取齊侯將許之鮑文子名國諫曰臣嘗爲隸于施

氏矣施氏魯大夫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

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勤齊師也齊師罷

倉皇中取寶玉以出正爲緩追地耳故卒歸之魯

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思以圖齊夫陽虎有

寵于季，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

親仁，君焉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此陽虎所

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

陽將東之。將囚虎于東鄙陽虎願東。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願東之。乃

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刻其軸，使麻約而

歸之。以麻縛刻處而歸，其主欲絕追者。載葱靈，葱靈車之有陣者。寢于其中

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

欲西故東，巧于逃者，窈寶鏃車，有謀有膽，奸人之雄。

絃歌考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壎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先

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琴瑟在上，匏竹在下。大享亦如之。大喪

與廡。興造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音胤掌六樂，聲音之

節，與其和，高不踰高，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

鼓矇掌播鼗祝歌，壎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

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聽太師。

牛刀考

莊子養生篇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音武 皆是用力之聲，奏進刀也。

莫不中音。音音 皆合律呂。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

會。音音 桑林經首皆樂名。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

時，所見無非牛者。音音 未見其理，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音音 三年后則見牛之一身，其理間可解處，全不容刀，可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

過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音音 耳目之官皆止而

行，依乎天理。音音 依其天然之腠理而解之，批大郤，音音 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道

大窾。音音 窾空也，骨節之骨自有大空，缺處道者順而解之，因其因然，技經肯綮

之未嘗，而况大軋乎。音音 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骨肉相着處，而况大骨乎。良庖

歲更刀，音音 庖之善者一歲而更刀，割也，音音 或有割切故族庖月更刀，

族庖衆人折也。音音 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亦若新發于硎。音音 解牛雖多，而其刃若新磨，然無

所損也，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音音 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而刀亦者無厚，

我之刀以無厚，人有間，恢恢乎其于遊，亦必有餘地，

又甚薄矣。是以十九年而刀亦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于族

真未始

吾見其難為。每至于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休然為戒。變動而視為。

止。以目視之。行為遲。而后遲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

如土委地。言其多而易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

志。喜其牛解而無傷也。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山弗擾考 弗擾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

左傳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三都費邱成也強盛

將為國害故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即弗擾叔孫輒率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二人魯大夫

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

費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

名而無情。有大國名而無其實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弗擾擾

曰非禮也君子違。奔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

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

有所因託則為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不以私惡廢鄉黨之

好。今子以小惡而欲廢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

子必辭。吳若使子帥師必辭之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以其言為

病王問于弗擾。擾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緩時若無

能自立急則人人知懼皆將死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

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與魯而四夫魯齊晉之唇。唇亾齒寒。

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二月吳伐魯。弗擾率帥故道險。

從武城。故由險道從武城伐魯魯欲使魯為之備耳

史記世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

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

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

止。孔子卒不行。

按春秋定公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十有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有二月。

公圍成。弗克。傳言侯犯之叛。叛叔孫。非叛魯也。

故經書圍郕。主叔孫州仇。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

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非襲魯。襲季氏也。故經書。

圍成、主公想孟孫不甚欲、而季孫叔孫挾公以圍之也。當陽虎囚季桓子之後、陪臣各據私邑、而衛命、故三家謀欲墮之、非為公室墮也。侯犯與公山不狃、欲叛則叛、欲襲則襲、公斂處父、欲不墮則不墮、此陪臣執國命之時、三家亦不得而專制矣。然則公山氏之召孔子也、必以鋤強家、張公室為名也。

佛肸考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中牟在漢陽西

佛肸以中牟

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于邑、惟邑人田單曰、義死不避斧越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榮。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遂褰衣就鼎、佛肸脫履而生之。趙簡子聞中牟叛、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

韓非子曰
中牟三國
之股肱趙
齊燕也邯
鄲之肩髀
○史記云
中牟屬汴
梁路

匏瓜考

辨匏瓜星名。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見應柳之天。文圖。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于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東周考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于亾。非有大無道者也。音茲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惠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亾。其未亾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亾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遷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亾。雖不即亾。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

人謀徙于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于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疆。使其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二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亾徵焉。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

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
鄴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 '光', '九', '鼎', '焉', '而', '周', '復', '都']

觀葛覃之

關雎前見

周南 周國各文王之世風化所及其得之
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其鳴喈喈賦也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護為締為綌服之無斃葛之成也得之勤苦艱難則
服此服也豈敢易視之雖極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女工少暇而歸寧
之念動矣告于道

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歸寧之衣不可苟
也盍薄治我私服

害澣害否歸寧父母何者可以當澣乎
何者可以未澣乎

周所以衰衣服既潔我將服之歸寧于父母矣夫后
妃一治葛之事而孝敬勤儉之德備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后妃以君子不嗟我懷人，寔彼

周行。賦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山以望君子而往

馬虺隤而不能進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酒以自解庶不至於長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病極變色也我姑酌彼兕觥，維以

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有樂易之德也樂只君子，福履

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安貞之吉矣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懷人者何小序謂文王也僕者臣僕也陟不能進
計文王之陟也若作閨人登高于辭不肖
○詩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賦樛木
詩詞不厭重復何也

螽斯羽，詵詵兮。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比也一羽重之微耳詵詵然和

詠而永其相害。宜爾子孫振振兮。由是和氣所感是以爾子孫之衆多而有振振之盛

螽斯羽，薨薨兮。和之見宜爾子孫繩繩兮。螽

斯羽，揖揖兮。和之見宜爾子孫蟄蟄兮。

桃夭。前見

蕭蕭兔置，椽之丁丁。化行俗美賢才衆多故詩人曰所事而美之意謂彼蕭蕭之兔

則丁丁然有聲矣。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然之武夫吾知其折

衡有謀禦侮有備其公侯之干城。蕭蕭兔置，施于

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公侯有是才武夫亦有是才必能盡股肱之義而上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永者歌集而不詠而永其相害聲者也餘韻鏗鏘不待听拊搏而已洋洋矣

卷之十三 三

下其匹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得其地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之取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之取 采采芣苢，薄言擣之。執其衽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詩人見游女不可求而作此以美之彼南山之陽有喬木焉上

竦無枝則不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江漢之間有游女焉端莊淨一

不可以非禮而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譬如漢之水發源于

矣賢女之貞有如此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水發源于

必不可以潛行而泳思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譬如

江之水也發源于岷山而合流于漢 翹翹錯薪，言

刈其楚，游女之賢如此而吾人之好其德者將何以

則言刈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子若順時以于歸吾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

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不禁其游但令不可求而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日追

枝之條伐未見君子，怒如調饑。彼一時也未見君子

如調飢而不能堪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肆。當夫今歲遵彼汝

此篇作者 不添一事 樂 讀者不添 也 一語斯為 得之

之條伐其復生之肆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此一時也既見君子之歸幸其不棄我也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彼魚勞則尾赤也魴魚之尾本白而今則頰尾矣我君子

勞于王事何以異是然王室之政如雖則如燬父母

火方燬酷烈而未已其勞安得息乎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但今日之役西伯之命也西伯懷保吾民獨不為父母之德而忘王室之勞乎

麟之趾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美之麟性仁厚者也言乎其趾則不

踐生草而履生虫我公子亦振振焉仁

也漸染于慈祥豈弟之風振振公子厚之公子也吁

嗟麟兮吁嗟乎公子其即麟兮麟之定定額也不抵乎物亦仁厚之至也振

振公姓公孫也吁嗟麟兮何必麇身牛尾馬蹄而後為王者之瑞哉麟之角角亦不觸乎物振振公族

庶子係也吁嗟麟兮而後為王者之瑞哉

召南召公之地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者謂之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純一之德

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彼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有巢性拙之鳩嘗來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歸也宜其有百兩以迎之彼國來迎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有

居之子于歸百兩成之送迎皆以百兩與夫眾媵姪姊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大婚之禮乎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于以用之公侯

以美之采芣所以供荐豆也而繫則于以用之公侯

關雎之應
雖無麟而
若麟之時
春秋之作
雖有麟而
非麟之時

真朱沿
卷之十三
三

之事事祭祀也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

官被之僮僮夙夜在公繼此則有事于薦矣但見夫人被之戴于首者則僮

僮而踈敬焉乃祀事方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繼此則有事于

殷夙夜在公之時也徹矣但見夫人被之加于首者則祁祁而徐緩

焉此果何時乎乃祀禮告終薄言還歸之時也嚶嚶草蟲趨趨阜螽

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嚶嚶然而躍鳴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趨趨然而躍未見君

子憂心忡忡感時物之變未見君子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必也亦既見止我君子然后陟彼

南山言采其薇時物之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

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

主婦則供荐豆之禮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雖臭味未

蘋藻所以羞神明也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成而誠敬

已寓于躬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盛而貯之則

采之時矣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湘而烹之則

之筥而不混于所處也于以莫之宗室牖下

之釜而不紊于所施也誠敬于以莫而置之則在于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莫也

能敬之少女也誰其尸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國人因既去思。

之蔽芾盛貌。甘棠特一物。之微耳，何以係吾之愛哉。召伯所茇。蓋召伯布政之時，嘗草舍于此。

而為其所茇。今見蔽芾甘棠，勿剪勿敗。雖一敗折，之亦不忍。

甘棠如見。召伯也。蔽芾甘棠，勿剪勿拜。拜，屈也。召伯

也。召伯所憇。所憇，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滯亂之俗。

故女子自述已志，而作此詩以絕人曰：厭浥而甚，謂濕者乃行道之露也。我豈不欲夙夜以行之乎。

行多露。正謂行之多露，畏其沾濡而不敢耳。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夫我之自守如此，宜乎居貞而得吉矣。倘或誣我以必從，豈無以自訴哉。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屋。

誰謂雀無角乎。如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人皆謂汝

于我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于獄。誰謂女無室家之禮乎。如無求為室家之禮，何以能速我于獄也。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不知汝雖能速我于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實有不足矣。禮未備

而誣我于獄。其將誰欺哉。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羔羊之皮，而為私居之服。

飾之以素絲，約之以五紵，何儉如之。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當夫朝事已畢，退而食于

家，出自公門之時，則從容自得，何正直如之。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

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

退。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退。

食自公私服如此公服可知退食如此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南國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日雷本無定在也今

何斯遠斯莫敢或遑何我斯人也獨違斯而去莫敢以或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振振誠厚也尚其早

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遑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女子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

標有梅其實七分辱謂彼梅之方實正婚姻時也今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以禮而求我

標有梅其實三分夫梅而七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及今而舉

標有梅頃筐堅之梅之落者已盡而

士迨其謂之但願庶士之求我者惟以媒妁之言而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

肅肅宵征肅肅宵征風

夜在公我眾妾也肅肅然宥征以承

實命不同所賦

參與昴參與昴之宿著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于公賦小星勞佚不同實命不猶怡然自安矣

參與昴見于天之西

猶此見夫人之能逮下

江有汜，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

而迎之，故媵妾作此詩，彼江水之大，猶之子歸，不我

以，此之子向者之于歸，固宜挾不我以，其後也悔，雖彼

不我以也，然其后者乃不我以焉，我以為其後也悔，雖彼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汜，之子歸，不我

過，不我過，其嘯也歌，既得所處而安，則欣喜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

欲取之者，猶以白茅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况有女而

思于仲春之時，為吉士者宜以林有樸檉，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是至微之物，而有女如玉，女其粹然無瑕

舒而脫脫兮，拒之之辭，曰達禮者必以禮自處，亦必

而脫脫然而來兮，母無感我悅兮，彼悅所以佩于身

以動我，無使麗也，吠，麗所以守吾家，禮貴明微，爾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王姬下嫁于諸侯，不曷不肅雍

肅肅而敬，王姬之車，轅輪之下，預想何彼穠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以女則祖平王而齊侯之子，以男則

而為之子，祚膺茅土，其男女其鈞維何，維絲伊婚，彼

二日騶虞
二官名

鈞惟何則維絲
合之以為綸矣
王之孫而釐降侯邦婚姻之
比合而猶絲婚之比類也哉
彼苗者葭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仁民之餘思又有
苗然而壯盛者則有葭壹發五豝
豝豝焉凡夫豝之類
盛可知已夫草木禽獸之微于嗟乎騶虞
有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矣于嗟乎我
虞乎騶虞之彼苗者蓬壹發五豝
仁出于性也一發四矢而中
五必登雙也于嗟乎騶虞
見獸之多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以齊侯之子而
連婚帝室以平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

于嗟乎騶虞

鑽燧考
改火者四時之變所以革故而取新也

禮含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

文嘉 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

淮南 燧人望星辰鑽木生火

禮 夏官司燧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

焚萊不禁也民皆季秋納火民亦如之
從其出火之令季秋建戌之

因納之以息其氣雖
鏢金焚薙不為也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

國失火焚野菜則有刑罰焉

孺悲者
孺悲魯人
恤由之喪
哀公使孺
悲之孔子
學喪禮

博奕考

尹文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博以五木為

子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梟么也六博得么最勝

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樗蒲也老子入胡所作外

國戲也

博物志云堯造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

圍棋以教之

真珠船卷之十三終

